

南

史

冊十



南史卷六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二

賀瑒

子革
子深

司馬褧

朱异

顧協

徐摛

子陵
陵弟

孝克

份

鮑泉

鮑行卿
第客卿

史

南史卷六十二

列傳

賀瑒

會稽山陰人

晉司空循之玄孫也

世以儒術顯

伯祖道養工卜筮

經遇工歌女人

病死爲筮之

曰此非死也

天帝召之歌耳

乃以土塊加其心上

俄頃而蘇

祖道力善三禮

有盛名

仕宋爲尚書

三公郎

建康令

父損亦傳家業

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瓔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

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後爲太學博士梁天監

初爲太常丞

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

初開五館

以瑒兼五經博士

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

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

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子徽美風儀能談吐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

禮年二十餘場之門徒稍從問道初場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場天監中士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絜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瀆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旣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瀆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瀆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瀆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諡法便卽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

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唯得爲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深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

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
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
彼服則隆昔實期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期降大功大功
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
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
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
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
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
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絼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
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賄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奏坐免官後爲通
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
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

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詔深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住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弊增奸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紝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闇草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

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
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
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
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
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
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圍今之瘦
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
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
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食此之謂也
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
者是宜具以奏聞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爲中軍宣城
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

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褧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褧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褧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褧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陽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褧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塘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

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異之卽異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顥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異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羣聚蒱博頗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偏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某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

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僞也帝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遷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

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
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圍碁上品而
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
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朝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
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
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魚鮆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
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
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
內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
俱見倖异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
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
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爲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
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

侯景降敕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乃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異又議以和爲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異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異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鴻仁並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不爲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反賊請閒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異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

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異大慙賊遂以討異及陸
驗爲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異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讒臣所陷欲
加屠戮陛下誅異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
之簡文曰賊特以異等爲名耳今日殺異無赦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祫氣旣
息誅之未晚帝乃止異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
咸尤異簡文爲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褰我王度又製
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
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
訪虺蜴之爲誰並以指異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異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異
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爲贈
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
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
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異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恆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弟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閔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爲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

便稱敕喚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爲非吉祥未卽呈聞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自爲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無衾以斂爲士子所嗟歎武帝悼惜之爲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婢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